



“白色谎言”的闭环

刘荒田

英语有“White Lie”一说,原意为白色谎言,指出自善意的欺骗。比如,为了宽慰癌症末期的亲人,和医生合作,伪造一张“一切正常”的检验单。

前年秋天,我在家乡与故人聚会时,初识也是从国外回来的黎先生。这位比我小6岁的乡亲,无论书法、绘画还是乐器,造诣均令我钦佩。聊下去,他告诉我,他早年就读乡村小学的附设高中班,班主任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D。我更加惊喜。这种高中班,开办于1970年,两年后停办。我以及许多无缘投考大学的老三届学生,都曾在这种遍布全县小学的“特别班”任教。而上学时即以聪敏著称的D,有此万中无一的高徒,足慰平生。

“D老师前几天摔断了腿。”黎先生告诉我。我的第一个反应是:我要马上打电话慰问D。D和我如今同住在C市,我们退休以来过从颇密,表达关心是必须的。黎先生却劝阻我:“千万别向D老师透露是我告诉你的。”我问为什么,他说:“万一D老师不愿别人知道他一天到晚卧床,形象不佳,反问你怎么晓得,你不能不把我供出。那么,老师要怪罪于我。”

我想想有理。黎先生和我一样,在海外待了半生,熟知社交规矩中有一条:伤和病属个人隐私,未经本人允许,不宜宣扬。便

对黎先生说:“这样吧,我佯装不知,反正过几天回到C市,要约D吃饭。D如愿意,会告诉我。”黎先生说:“一言为定。”

数天以后,我从C市的居所给D打电话,邀他饭聚。他说自己大腿骨断了,裹了石膏,过些日子才能学拄拐走路。“唉,都怪我,一群学生请吃饭,饭后非要拉我去喝酒。我喝高了,走出门槛,没看清路上的凹陷,倒地后就起不来了。”我说:“哎呀,出这么大的事!”D说:“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呢。”

我的脸发起烧来。要不要承认?承认本不是问题,但是会毁了和黎先生的约定。我对着手机迟疑了三秒。海外栖息大半生,尝尽人生百味,唯独说谎是我的短板。于是我便硬着头皮回答:“不知道哎。”

“是吗?黎太太昨天打电话来慰问,顺便告诉我,她和老公与你见过面,她老公知道咱们是老同学,就说了我摔伤的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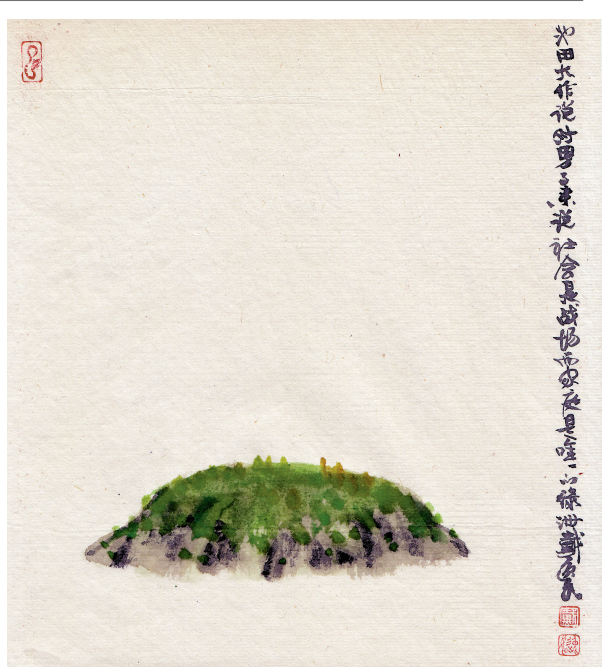
谎话说了一半,烂尾更难堪。我只好说:“黎先生和我确实一起吃了晚饭,他没提及你摔伤,他太太误会了。”

“没问题,小事一桩。”D说,他应该已揣摩出我的不老实,不点穿而已。然后,我们转换了话题。我说:“我要去看望你,哪个时间合适?”D说:“过些日子,到我不必卧床时再说。”几天过去,D的回复还是不方便见面。我的归期到了,只好拜托另一位当年的同班同学代我看望D。

虽无伤大雅却令我自责的小谎,依然让我耿耿于怀。该不该对D坦白?我给黎先生发了微信,告知原委。他不好意思地说:“怪只怪我和你约定后,没向妻子交代。”我问:“露馅了,如何补救?”他豁达地说:“算了,不再向D老师提,让时间冲淡好了。”我觉得有理。至于在D心底,有没有留下龃

龂,我不便打听。事情告一段落后,我的感慨不少。这个小谎若要形成闭环,变得滴水不漏,我和黎先生拍板之时,就要叮嘱所有在场者予以配合。然而,总归是螺蛳壳里做道场,有些勉为其难。有没有一种办法,既不必说谎,又能顾全对方的体面呢?我可以向另一位和D来往密切的老同学,打听清楚D的病况和心态。这位老同学如持与黎先生同样的看法,那么,我就坐等D告诉我。否则,我可以径直给D致电慰问。

总而言之,即使善意如天,说谎也是费力不讨好的破事。奈何我“谎艺”生疏,只好出尽洋相。



●牛博士问道 绿洲

戴逸如 文并图

我对风云感恩。风和云,皆没有意义,人自会阐释那风那云的意义。强给的,总是廉价;找寻的,才够珍贵。

我对早晨感恩。早晨每至,都会觉得自己可以去干一件大事。夜晚,这个念头照例破灭。可次日的早晨,我会对这个幼稚可怜的念头,继续信以为真。

我对地图感恩。脚没有替我走过的地方,目光已经替我走过。我没见过的地方,化成一个地名来见我。

我对文字感恩。尽管现实的我是中庸的迁就的,可是,文字却让另一个我可以是纯粹的极致的。

我对远方感恩。在异地看见故乡,总是更美的故乡。远方,增加了一种凝望故乡的视角。是远方,让故乡如此值得想念,让故乡如此美丽而忧伤。

我对夜感恩。夜的黑只是一种外敷,怕就怕,黑暗做了内服。白天,我是工作的“奴隶”,夜晚,我是自己的“王”。

我对梦感恩。梦不值一提,最快的笔,也难记下梦事一二。梦的意义在于苏醒,在于证明苏醒。忽然醒来,有时孤独,有时失落,于是变得勇敢,渐渐学会自己为自己鼓掌,自己给自己鞭策。

我对脚感恩。我的脚,或者任何人的脚,都谦卑、安静,不争不抢,清心寡欲,永远安于离心脏最远的位置。它去认识泥土,认识路,只在睡觉时,才与身体齐平。

我对笑感恩。笑是种子,在脸这片大地上永远繁殖孕育。笑纹,成为脸上的年轮。生老病死,老最慈悲,嬉笑怒骂,笑最辽阔。

我对想念感恩。偶尔想念一些动荡,怀疑自己是否也能仗剑浴血,像个英雄。偶尔想念一下唐宋,想象自己如果是块做诗人的料。偶尔想念世界某个角落,这一想,已经感动于自己即将发生的风尘仆仆与艰苦跋涉。

我对爱感恩。甚至是爱着一些失之交臂,一些颠沛流离,一些无能为力,一些泪流满面,一些病老,一些荒荒、苦难、疲倦、手忙脚乱和气喘吁吁。

池田大作说:“对男子来说,社会是战场,而家庭是唯一的绿洲。”

牛博士说:“绿洲需要悉心维护,否则也是会被湮没的。”

该书介绍了20种由不良情绪导致的心身疾病,以及30种在家调理的方法,包含调控情绪的小妙招等,不仅帮大家祛除疾病,更能轻松解开心结。

——编者

一、生气为什么会得病?

●百病生于不良情绪

中国人很早就把不良情绪和身体疾病联系在一起。在最早的中医经典著作《黄帝内经》里就有这样的记载:余知百病生于气也,怒则气上,喜则气缓,悲则气消,恐则气下……思则气结。这就是不良情绪与体内气机变化的对应联系。

而各种情绪对脏腑的影响,则为“过喜伤心”“过怒伤肝”“过思伤脾”“过悲伤肺”“惊恐伤肾”。在后世的中医临床中,历代医家一直把不良情绪作为一个重要的病因来对待,这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所在。今天看这些理论思想,对我们的生活调理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。

●现在,大多数人都

不重视不良情绪的危害

实际上,现在太多疾病的根源是不良情绪。找我咨

询身体问题的朋友中,我觉得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内科疾病患者,不良情绪是其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。各种生气、压力、焦虑等情绪,导致肝气郁结,最终引起了此类疾病。像这样肝气不舒引起的疾病,在临床中多如牛毛,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感慨,治病一定要调心,如果不把心调好,那么不良情绪一定会继续兴风作浪,那身体的恢复就遥遥无期了。

●你得的是心身疾病还是身心疾病?

什么叫心身疾病?什么叫身心疾病?

这两个词一般人很难搞得清楚,其实都是指身体的病和心病是相关的。区别是:如果这个病是由情绪引起的身体变化,就叫心身疾病;如果是由身体问题引起的情绪变化,就叫身心疾病。

这两者实际上是交叉在一起的,不能截然分开。

●为什么现代人比古人更容易生病?

其实古代人很注意养心,《黄帝内经》开篇先讲

双手合十,祈求老天让自己“自然而然”地瘦下来。这种“理论减肥”的方式,既让人哭笑不得,又透露出无奈与自我调侃。毕竟,在这个美食遍地的时代,要抵挡住诱惑,坚持“武减”,实属不易。

连载

人生不能就留些余兴吧

张晓风 著

北京日报出版社

二十九、月亮与灯(2)

元夜词里最被后人赏识的恐怕是辛稼轩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了。辛稼轩写的是一阕词,但是八百年后却有人把它当一则诗谜来付度。

八百年前一诗谜

上元之夜,是月亮节,是灯节以及谜语节。

月是天上的灯,灯是地下的月,而谜语呢,谜语是人心内在的月光,启动最初的智慧,是照亮灵明处的一线幽辉。

所有的孩子都喜欢谜语。所有的神话里的英雄,

都可以编成谜语。

而辛稼轩的词,算不算一则谜语呢,那其间又有什么深意?几百年后的王静安坐在书桌前,写他的《人间词话》。

他是一个细腻的学者,纤柔敏感。

“尼采谓,一切文学,他在纸上写下:‘余爱以血书者。后主之词,真所谓以血书者也。’

用尼采来论后主,这便是静安先生了。他又继续写下去,宁静的眼神里渐渐透出热切的凝注。

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,必经过三种之境界:“昨夜西风凋碧树,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。”此第一境也。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此第二境也。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。”此第三境也。

写完三个境界,他掷笔兀然了。这三首词的作者,晏殊、柳永和辛稼轩会同意他的说法吗?

他们并不曾设下谜语,他却偏要品味作者自己也不曾确知的语言背后的玄机,

他是对的吗?

也许,所有的诗、所有的词、所有的拈花微笑的禅意都是谜吧?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,寻的是什么呢?寻的是上元夜芸芸众生里的青衫或红袖?抑或是自己心头的一点渴望?

东邻的竹和西邻的壁(1)

午夜,我去后廊收衣。

如同农人收他的稻子,如同渔人收他的网,我收衣服的时候,也是喜悦的,衣服溢出日晒后干爽的清香气,我觉得,明天或后天,会有一个爽净的我,被填入这些爽净的衣衫中。忽然,我看到西邻高约十五米的整面墙壁上有一幅画。不,不是画,是一幅投影。我不禁咂舌,真是一幅大立轴啊!

大画,我是看过的,大千先生画荷,用全开的大纸并排连作,恍如一片云梦大泽。我也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,看过一幅号称世界最大的画。看的时候不免好笑,论画,怎能以大小夸口?得克萨斯州人也许有点奇怪的文化自卑感,所以动不动就要强调自己的大。

我对早晨感恩。早晨每至,都会觉得自己可以去干一件大事。夜晚,这个念头照例破灭。可次日的早晨,我会对这个幼稚可怜的念头,继续信以为真。

我对地图感恩。脚没有替我走过的地方,目光已经替我走过。我没见过的地方,化成一个地名来见我。

我对文字感恩。尽管现实的我是中庸的迁就的,可是,文字却让另一个我可以是纯粹的极致的。

我对远方感恩。在异地看见故乡,总是更美的故乡。远方,增加了一种凝望故乡的视角。是远方,让故乡如此值得想念,让故乡如此美丽而忧伤。

我对夜感恩。夜的黑只是一种外敷,怕就怕,黑暗做了内服。白天,我是工作的“奴隶”,夜晚,我是自己的“王”。

我对梦感恩。梦不值一提,最快的笔,也难记下梦事一二。梦的意义在于苏醒,在于证明苏醒。忽然醒来,有时孤独,有时失落,于是变得勇敢,渐渐学会自己为自己鼓掌,自己给自己鞭策。

我对脚感恩。我的脚,或者任何人的脚,都谦卑、安静,不争不抢,清心寡欲,永远安于离心脏最远的位置。它去认识泥土,认识路,只在睡觉时,才与身体齐平。

我对笑感恩。笑是种子,在脸这片大地上永远繁殖孕育。笑纹,成为脸上的年轮。生老病死,老最慈悲,嬉笑怒骂,笑最辽阔。

我对想念感恩。偶尔想念一些动荡,怀疑自己是否也能仗剑浴血,像个英雄。偶尔想念一下唐宋,想象自己如果是块做诗人的料。偶尔想念世界某个角落,这一想,已经感动于自己即将发生的风尘仆仆与艰苦跋涉。

我对爱感恩。甚至是爱着一些失之交臂,一些颠沛流离,一些无能为力,一些泪流满面,一些病老,一些荒荒、苦难、疲倦、手忙脚乱和气喘吁吁。

我对风云感恩。风和云,皆没有意义,人自会阐释那风那云的意义。强给的,总是廉价;找寻的,才够珍贵。

我对早晨感恩。早晨每至,都会觉得自己可以去干一件大事。夜晚,这个念头照例破灭。可次日的早晨,我会对这个幼稚可怜的念头,继续信以为真。

我对地图感恩。脚没有替我走过的地方,目光已经替我走过。我没见过的地方,化成一个地名来见我。

我对文字感恩。尽管现实的我是中庸的迁就的,可是,文字却让另一个我可以是纯粹的极致的。

我对远方感恩。在异地看见故乡,总是更美的故乡。远方,增加了一种凝望故乡的视角。是远方,让故乡如此值得想念,让故乡如此美丽而忧伤。

我对夜感恩。夜的黑只是一种外敷,怕就怕,黑暗做了内服。白天,我是工作的“奴隶”,夜晚,我是自己的“王”。

我对梦感恩。梦不值一提,最快的笔,也难记下梦事一二。梦的意义在于苏醒,在于证明苏醒。忽然醒来,有时孤独,有时失落,于是变得勇敢,渐渐学会自己为自己鼓掌,自己给自己鞭策。

我对脚感恩。我的脚,或者任何人的脚,都谦卑、安静,不争不抢,清心寡欲,永远安于离心脏最远的位置。它去认识泥土,认识路,只在睡觉时,才与身体齐平。

我对笑感恩。笑是种子,在脸这片大地上永远繁殖孕育。笑纹,成为脸上的年轮。生老病死,老最慈悲,嬉笑怒骂,笑最辽阔。

我对想念感恩。偶尔想念一些动荡,怀疑自己是否也能仗剑浴血,像个英雄。偶尔想念一下唐宋,想象自己如果是块做诗人的料。偶尔想念世界某个角落,这一想,已经感动于自己即将发生的风尘仆仆与艰苦跋涉。

我对爱感恩。甚至是爱着一些失之交臂,一些颠沛流离,一些无能为力,一些泪流满面,一些病老,一些荒荒、苦难、疲倦、手忙脚乱和气喘吁吁。

我对早晨感恩。早晨每至,都会觉得自己可以去干一件大事。夜晚,这个念头照例破灭。可次日的早晨,我会对这个幼稚可怜的念头,继续信以为真。

我对地图感恩。脚没有替我走过的地方,目光已经替我走过。我没见过的地方,化成一个地名来见我。

我对文字感恩。尽管现实的我是中庸的迁就的,可是,文字却让另一个我可以是纯粹的极致的。

我对远方感恩。在异地看见故乡,总是更美的故乡。远方,增加了一种凝望故乡的视角。是远方,让故乡如此值得想念,让故乡如此美丽而忧伤。

我对夜感恩。夜的黑只是一种外敷,怕就怕,黑暗做了内服。白天,我是工作的“奴隶”,夜晚,我是自己的“王”。

我对梦感恩。梦不值一提,最快的笔,也难记下梦事一二。梦的意义在于苏醒,在于证明苏醒。忽然醒来,有时孤独,有时失落,于是变得勇敢,渐渐学会自己为自己鼓掌,自己给自己鞭策。

我对脚感恩。我的脚,或者任何人的脚,都谦卑、安静,不争不抢,清心寡欲,永远安于离心脏最远的位置。它去认识泥土,认识路,只在睡觉时,才与身体齐平。

我对笑感恩。笑是种子,在脸这片大地上永远繁殖孕育。笑纹,成为脸上的年轮。生老病死,老最慈悲,嬉笑怒骂,笑最辽阔。

我对想念感恩。偶尔想念一些动荡,怀疑自己是否也能仗剑浴血,像个英雄。偶尔想念一下唐宋,想象自己如果是块做诗人的料。偶尔想念世界某个角落,这一想,已经感动于自己即将发生的风尘仆仆与艰苦跋涉。

我对爱感恩。甚至是爱着一些失之交臂,一些颠沛流离,一些无能为力,一些泪流满面,一些病老,一些荒荒、苦难、疲倦、手忙脚乱和气喘吁吁。

我对早晨感恩。早晨每至,都会觉得自己可以去干一件大事。夜晚,这个念头照例破灭。可次日的早晨,我会对这个幼稚可怜的念头,继续信以为真。

我对地图感恩。脚没有替我走过的地方,目光已经替我走过。我没见过的地方,化成一个地名来见我。

我对文字感恩。尽管现实的我是中庸的迁就的,可是,文字却让另一个我可以是纯粹的极致的。

我对远方感恩。在异地看见故乡,总是更美的故乡。远方,增加了一种凝望故乡的视角。是远方,让故乡如此值得想念,让故乡如此美丽而忧伤。

我对夜感恩。夜的黑只是一种外敷,怕就怕,黑暗做了内服。白天,我是工作的“奴隶”,夜晚,我是自己的“王”。

我对梦感恩。梦不值一提,最快的笔,也难记下梦事一二。梦的意义在于苏醒,在于证明苏醒。忽然醒来,有时孤独,有时失落,于是变得勇敢,渐渐学会自己为自己鼓掌,自己给自己鞭策。

我对脚感恩。我的脚,或者任何人的脚,都谦卑、安静,不争不抢,清心寡欲,永远安于离心脏最远的位置。它去认识泥土,认识路,只在睡觉时,才与身体齐平。

我对笑感恩。笑是种子,在脸这片大地上永远繁殖孕育。笑纹,成为脸上的年轮。生老病死,老最慈悲,嬉笑怒骂,笑最辽阔。

我对想念感恩。偶尔想念一些动荡,怀疑自己是否也能仗剑浴血,像个英雄。偶尔想念一下唐宋,想象自己如果是块做诗人的料。偶尔想念世界某个角落,这一想,已经感动于自己即将发生的风尘仆仆与艰苦跋涉。

我对爱感恩。甚至是爱着一些失之交臂,一些颠沛流离,一些无能为力,一些泪流满面,一些病老,一些荒荒、苦难、疲倦、手忙脚乱和气喘吁吁。

我对早晨感恩。早晨每至,都会觉得自己可以去干一件大事。夜晚,这个念头照例破灭。可次日的早晨,我会对这个幼稚可怜的念头,继续信以为真。

我对地图感恩。脚没有替我走过的地方,目光已经替我走过。我没见过的地方,化成一个地名来见我。

我对文字感恩。尽管现实的我是中庸的迁就的,可是,文字却让另一个我可以是纯粹的极致的。

我对远方感恩。在异地看见故乡,总是更美的故乡。远方,增加了一种凝望故乡的视角。是远方,让故乡如此值得想念,让故乡如此美丽而忧伤。

我对夜感恩。夜的黑只是一种外敷,怕就怕,黑暗做了内服。白天,我是工作的“奴隶”,夜晚,我是自己的“王”。

我对梦感恩。梦不值一提,最快的笔,也难记下梦事一二。梦的意义在于苏醒,在于证明苏醒。忽然醒来,有时孤独,有时失落,于是变得勇敢,渐渐学会自己为自己鼓掌,自己给自己鞭策。

我对脚感恩。我的脚,或者任何人的脚,都谦卑、安静,不争不抢,清心寡欲,永远安于离心脏最远的位置。它去认识泥土,认识路,只在睡觉时,才与身体齐平。

我对笑感恩。笑是种子,在脸这片大地上永远繁殖孕育。笑纹,成为脸上的年轮。生老病死,老最慈悲,嬉笑怒骂,笑最辽阔。

我对想念感恩。偶尔想念一些动荡,怀疑自己是否也能仗剑浴血,像个英雄。偶尔想念一下唐宋,想象自己如果是块做诗人的料。偶尔想念世界某个角落,这一想,已经感动于自己即将发生的风尘仆仆与艰苦跋涉。

我对爱感恩。甚至是爱着一些失之交臂,一些颠沛流离,一些无能为力,一些泪流满面,一些病老,一些荒荒、苦难、疲倦、手忙脚乱和气喘吁吁。

我对早晨感恩。早晨每至,都会觉得自己可以去干一件大事。夜晚,这个念头照例破灭。可次日的早晨,我会对这个幼稚可怜的念头,继续信以为真。

我对地图感恩。脚没有替我走过的地方,目光已经替我走过。我没见过的地方,化成一个地名来见我。

我对文字感恩。尽管现实的我是中庸的迁就的,可是,文字却让另一个我可以是纯粹的极致的。

我对远方感恩。在异地看见故乡,总是更美的故乡。远方,增加了一种凝望故乡的视角。是远方,让故乡如此值得想念,让故乡如此美丽而忧伤。

我对夜感恩。夜的黑只是一种外敷,怕就怕,黑暗做了内服。白天,我是工作的“奴隶”,夜晚,我是自己的“王”。

我对梦感恩。梦不值一提,最快的笔,也难记下梦事一二。梦的意义在于苏醒,在于证明苏醒。忽然醒来,有时孤独,有时失落,于是变得勇敢,渐渐学会自己为自己鼓掌,自己给自己鞭策。

我对脚感恩。我的脚,或者任何人的脚,都谦卑、安静,不争不抢,清心寡欲,永远安于离心脏最远的位置。它去认识泥土,认识路,只在睡觉时,才与身体齐平。

我对笑感恩。笑是种子,在脸这片大地上永远繁殖孕育。笑纹,成为脸上的年轮。生老病死,老最慈悲,嬉笑怒骂,笑最辽阔。

我对想念感恩。偶尔想念一些动荡,怀疑自己是否也能仗剑浴血,像个英雄。偶尔想念一下唐宋,想象自己如果是块做诗人的料。偶尔想念世界某个角落,这一想,已经感动于自己即将发生的风尘仆仆与艰苦跋涉。

我对爱感恩。甚至是爱着一些失之交臂,一些颠沛流离,一些无能为力,一些泪流满面,一些病老,一些荒荒、苦难、疲倦、手忙脚乱和气喘吁吁。

我对早晨感恩。早晨每至,都会觉得自己可以去干一件大事。夜晚,这个念头照例破灭。可次日的早晨,我会对这个幼稚可怜的念头,继续信以为真。

我对地图感恩。脚没有替我走过的地方,目光已经替我走过。我没见过的地方,化成一个地名来见我。

我对文字感恩。尽管现实的我是中庸的迁就的,可是,文字却让另一个我可以是纯粹的极致的。

我对远方感恩。在异地看见故乡,总是更美的故乡。远方,增加了一种凝望故乡的视角。是远方,让故乡如此值得想念,让故乡如此美丽而忧伤。

我对夜感恩。夜的黑只是一种外敷,怕就怕,黑暗做了内服。白天,我是工作的“奴隶”,夜晚,我是自己的“王”。

我对梦感恩。梦不值一提,最快的笔,也难记下梦事一二。梦的意义在于苏醒,在于证明苏醒。忽然醒来,有时孤独,有时失落,于是变得勇敢,渐渐学会自己为自己鼓掌,自己给自己鞭策。

我对脚感恩。我的脚,或者任何人的脚,都谦卑、安静,不争不抢,清心寡欲,永远安于离心脏最远的位置。它去认识泥土,认识路,只在睡觉时,才与身体齐平。

我对笑感恩。笑是种子,在脸这片大地上永远繁殖孕育。笑纹,成为脸上的年轮。生老病死,老最慈悲,嬉笑怒骂,笑最辽阔。

我对想念感恩。偶尔想念一些动荡,怀疑自己是否也能仗剑浴血,像个英雄。偶尔想念一下唐宋,想象自己如果是块做诗人的料。偶尔想念世界某个角落,这一想,已经感动于自己即将发生的风尘仆仆与艰苦跋涉。

我对爱感恩。甚至是爱着一些失之交臂,一些颠沛流离,一些无能为力,一些泪流满面,一些病老,一些荒荒、苦难、疲倦、手忙脚乱和气喘吁吁。

我对早晨感恩。早晨每至,都会觉得自己可以去干一件大事。夜晚,这个念头照例破灭。可次日的早晨,我会对这个幼稚可怜的念头,继续信以为真。

我对地图感恩。脚没有替我走过的地方,目光已经替我走过。我没见过的地方,化成一个地名来见我。

我对文字感恩。尽管现实的我是中庸的迁就的,可是,文字却让另一个我可以是纯粹的极致的。

我对远方感恩。在异地看见故乡,总是更美的故乡。远方,增加了一种凝望故乡的视角。是远方,让故乡如此值得想念,让故乡如此美丽而忧伤。

我对夜感恩。夜的黑只是一种外敷,怕就怕,黑暗做了内服。白天,我是工作的“奴隶”,夜晚,我是自己的“王”。

我对梦感恩。梦不值一提,最快的笔,也难记下梦事一二。梦的意义在于苏醒,在于证明苏醒。忽然醒来,有时孤独,有时失落,于是变得勇敢,渐渐学会自己为自己鼓掌,自己给自己鞭策。

我对脚感恩。我的脚,或者任何人的脚,都谦卑、安静,不争不抢,清心寡欲,永远安于离心脏最远的位置。它去认识泥土,认识路,只在睡觉时,才与身体齐平。

我对笑感恩。笑是种子,在脸这片大地上永远繁殖孕育。笑纹,成为脸上的年轮。生老病死,老最慈悲,嬉笑怒骂,笑最辽阔。

我对想念感恩。偶尔想念一些动荡,怀疑自己是否也能仗剑浴血,像个英雄。偶尔想念一下唐宋,想象自己如果是块做诗人的料。偶尔想念世界某个角落,这一想,已经感动于自己即将发生的风尘仆仆与艰苦跋涉。

我对爱感恩。甚至是爱着一些失之交臂,一些颠沛流离,一些无能为力,一些泪流满面,一些病老,一些荒荒、苦难、疲倦、手忙脚乱和气喘吁吁。

我对早晨感恩。早晨每至,都会觉得自己可以去干一件大事。夜晚,这个念头照例破灭。可次日的早晨,我会对这个幼稚可怜的念头,继续信以为真。

我对地图感恩。脚没有替我走过的地方,目光已经替我走过。我没见过的地方,化成一个地名来见我。

我对文字感恩。尽管现实的我是中庸的迁就的,可是,文字却让另一个我可以是纯粹的极致的。

我对远方感恩。在异地看见故乡,总是更美的故乡。远方,增加了一种凝望故乡的视角。是远方,让故乡如此值得想念,让故乡如此美丽而忧伤。

我对夜感恩。夜的黑只是一种外敷,怕就怕,黑暗做了内服。白天,我是工作的“奴隶”,夜晚,我是自己的“王”。

我对梦感恩。梦不值一提,最快的笔,也难记下梦事一二。梦的意义在于苏醒,在于证明苏醒。忽然醒来,有时孤独,有时失落,于是变得勇敢,渐渐学会自己为自己鼓掌,自己给自己鞭策。

我对脚感恩。我的脚,或者任何人的脚,都谦卑、安静,不争不抢,清心寡欲,永远安于离心脏最远的位置。它去认识泥土,认识路,只在睡觉时,才与身体齐平。

我对笑感恩。笑是种子,在脸这片大地上永远繁殖孕育。笑纹,成为脸上的年轮。生老病死,老最慈悲,嬉笑怒骂,笑最辽阔。

我对想念感恩。偶尔想念一些动荡,怀疑自己是否也能仗剑浴血,像个英雄。偶尔想念一下唐宋,想象自己如果是块做诗人的料。偶尔想念世界某个角落,这一想,已经感动于自己即将发生的风尘仆仆与艰苦跋涉。

我对爱感恩。甚至是爱着一些失之交臂,一些颠沛流离,一些无能为力,一些泪流满面,一些病老,一些荒荒、苦难、疲倦、手忙脚乱和气喘吁吁。

我对早晨感恩。早晨每至,都会觉得自己可以去干一件大事。夜晚,这个念头照例破灭。可次日的早晨,我会对这个幼稚可怜的念头,继续信以为真。

我对地图感恩。脚没有替我走过的地方,目光已经替我走过。我没见过的地方,化成一个地名来见我。

我对文字感恩。尽管现实的我是中庸的迁就的,可是,文字却让另一个我可以是纯粹的极致的。

我对远方感恩。在异地看见故乡,总是更美的故乡。远方,增加了一种凝望故乡的视角。是远方,让故乡如此值得想念,让故乡如此美丽而忧伤。

我对夜感恩。夜的黑只是一种外敷,怕就怕,黑暗做了内服。白天,我是工作的“奴隶”,夜晚,我是自己的“王”。

我对梦感恩。梦不值一提,最快的笔,也难记下梦事一二。梦的意义在于苏醒,在于证明苏醒。忽然醒来,有时孤独,有时失落,于是变得勇敢,渐渐学会自己为自己鼓掌,自己给自己鞭策。

我对脚感恩。我的脚,或者任何人的脚,都谦卑、安静,不争不抢,清心寡欲,永远安于离心脏最远的位置。它去认识泥土,认识路,只在睡觉时,才与身体齐平。

我对笑感恩。笑是种子,在脸这片大地上永远繁殖孕育。笑纹,成为脸上的年轮。生老病死,老最慈悲,嬉笑怒骂,笑最辽阔。

我对想念感恩。偶尔想念一些动荡,怀疑自己是否也能仗剑浴血,像个英雄。偶尔想念一下唐宋,想象自己如果是块做诗人的料。偶尔想念世界某个角落,这一想,已经感动于自己即将发生的风尘仆仆与艰苦跋涉。

我对爱感恩。甚至是爱着一些失之交臂,一些颠沛流离,一些无能为力,一些泪流满面,一些病老,一些荒荒、苦难、疲倦、手忙脚乱和气喘吁吁。

我对早晨感恩。早晨每至,都会觉得自己可以去干一件大事。夜晚,这个念头照例破灭。可次日的早晨,我会对这个幼稚可怜的念头,继续信以为真。

我对地图感恩。脚没有替我走过的地方,目光已经替我走过。我没见过的地方,化成一个地名来见我。

我对文字感恩。尽管现实的我是中庸的迁就的,可是,文字却让另一个我可以是纯粹的极致的。

我对远方感恩。在异地看见故乡,总是更美的故乡。远方,增加了一种凝望故乡的视角。是远方,让故乡如此值得想念,让故乡如此美丽而忧伤。

我对夜感恩。夜的黑只是一种外敷,怕就怕,黑暗做了内服。白天,我是工作的“奴隶”,夜晚,我是自己的“王”。

我对梦感恩。梦不值一提,最快的笔,也难记下梦事一二。梦的意义在于苏醒,在于证明苏醒。忽然醒来,有时孤独,有时失落,于是变得勇敢,渐渐学会自己为自己鼓掌,自己给自己鞭策。

我对脚感恩。我的脚,或者任何人的脚,都谦卑、安静,不争不抢,清心寡欲,永远安于离心脏最远的位置。它去认识泥土,认识路,只在睡觉时,才与身体齐平。

我对笑感恩。笑是种子,在脸这片大地上永远繁殖孕育。笑纹,成为脸上的年轮。生老病死,老最慈悲,嬉笑怒骂,笑最辽阔。

我对想念感恩。偶尔想念一些动荡,怀疑自己是否也能仗剑浴血,像个英雄。偶尔想念一下唐宋,想象自己如果是块做诗人的料。偶尔想念世界某个角落,这一想,已经感动于自己即将发生的风尘仆仆与艰苦跋涉。

我对爱感恩。甚至是爱着一些失之交臂,一些颠沛流离,一些无能为力,一些泪流满面,一些病老,一些荒荒、苦难、疲倦、手忙脚乱和气喘吁吁。

我对早晨感恩。早晨每至,都会觉得自己可以去干一件大事。夜晚,这个念头照例破灭。可次日的早晨,我会对这个幼稚可怜的念头,继续信以为真。

我对地图感恩。脚没有替我走过的地方,目光已经替我走过。我没见过的地方,化成一个地名来见我。

我对文字感恩。尽管现实的我是中庸的迁就的,可是,文字却让另一个我可以是纯粹的极致的。

我对远方感恩。在异地看见故乡,总是更美的故乡。远方,增加了一种凝望故乡的视角。是远方,让故乡如此值得想念,让故乡如此美丽而忧伤。

我对夜感恩。夜的黑只是一种外敷,怕就怕,黑暗做了内服。白天,我是工作的“奴隶”,夜晚,我是自己的“王”。

我对梦感恩。梦不值一提,最快的笔,也难记下梦事一二。梦的意义在于苏醒,在于证明苏醒。忽然醒来,有时孤独,有时失落,于是变得勇敢,渐渐学会自己为自己鼓掌,自己给自己鞭策。

我对脚感恩。我的脚,或者任何人的脚,都谦卑、安静,不争不抢,清心寡欲,永远安于离心脏最远的位置。它去认识泥土,认识路,只在睡觉时,才与身体齐平。

我对笑感恩。笑是种子,在脸这片大地上永远繁殖孕育。笑纹,成为脸上的年轮。生老病死,老最慈悲,嬉笑怒骂,笑最辽阔。

我对想念感恩。偶尔想念一些动荡,怀疑自己是否也能仗剑浴血,像个英雄。偶尔想念一下唐宋,想象自己如果是块做诗人的料。偶尔想念世界某个角落,这一想,已经感动于自己即将发生的风尘仆仆与艰苦跋涉。

我对爱感恩。甚至是爱着一些失之交臂,一些颠沛流离,一些无能为力,一些泪流满面,一些病老,一些荒荒、苦难、疲倦、手忙脚乱和气喘吁吁。

我对早晨感恩。早晨每至,都会觉得自己可以去干一件大事。夜晚,这个念头照例破灭。可次日的早晨,我会对这个幼稚可怜的念头,继续信以为真。

我对地图感恩。脚没有替我走过的地方,目光已经替我走过。我没见过的地方,化成一个地名来见我。

我对文字感恩。尽管现实的我是中庸的迁就的,可是,文字却让另一个我可以是纯粹的极致的。

我对远方感恩。在异地看见故乡,总是更美的故乡。远方,增加了一种凝望故乡的视角。是远方,让故乡如此值得想念,让故乡如此美丽而忧伤。

我对夜感恩。夜的黑只是一种外敷,怕就怕,黑暗做了内服。白天,我是工作的“奴隶”,夜晚,我是自己的“王”。

我对梦感恩。梦不值一提,最快的笔,也难记下梦事一二。梦的意义在于苏醒,在于证明苏醒。忽然醒来,有时孤独,有时失落,于是变得勇敢,渐渐学会自己为自己鼓掌,自己给自己鞭策。

我对脚感恩。我的脚,或者任何人的脚,都谦卑、安静,不争不抢,清心寡欲,永远安于离心脏最远的位置。它去认识泥土,认识路,只在睡觉时,才与身体齐平。

我对笑感恩。笑是种子,在脸这片大地上永远繁殖孕育。笑纹,成为脸上的年轮。生老病死,老最慈悲,嬉笑怒骂,笑最辽阔。

我对想念感恩。偶尔想念一些动荡,怀疑自己是否也能仗剑浴血,像个英雄。偶尔想念一下唐宋,想象自己如果是块做诗人的料。偶尔想念世界某个角落,这一想,已经感动于自己即将发生的风尘仆仆与艰苦跋涉。

我对爱感恩。甚至是爱着一些失之交臂,一些颠沛流离,一些无能为力,一些泪流满面,一些病老,一些荒荒、苦难、疲倦、手忙脚乱和气喘吁吁。

我对早晨感恩。早晨每至,都会觉得自己可以去干一件大事。夜晚,这个念头照例破灭。可次日的早晨,我会对这个幼稚可怜的念头,继续信以为真。

我对地图感恩。脚没有替我走过的地方,目光已经替我走过。我没见过的地方,化成一个地名来见我。

我对文字感恩。尽管现实的我是中庸的迁就的,可是,文字却让另一个我可以是纯粹的极致的。

我对远方感恩。在异地看见故乡,总是更美的故乡。远方,增加了一种凝望故乡的视角。是远方,让故乡如此值得想念,让故乡如此美丽而忧伤。

我对夜感恩。夜的黑只是一种外敷,怕就怕,黑暗做了内服。白天,我是工作的“奴隶”,夜晚,我是自己的“王”。

我对梦感恩。梦不值一提,最快的笔,也难记下梦事一二。梦的意义在于苏醒,在于证明苏醒。忽然醒来,有时孤独,有时失落,于是变得勇敢,渐渐学会自己为自己鼓掌,自己给自己鞭策。

我对脚感恩。我的脚,或者任何人的脚,都谦卑、安静,不争不抢,清心寡欲,永远安于离心脏最远的位置。它去认识泥土,认识路,只在睡觉时,才与身体齐平。

我对笑感恩。笑是种子,在脸这片大地上永远繁殖孕育。笑纹,成为脸上的年轮。生老病死,老最慈悲,嬉笑怒骂,笑最辽阔。

我对想念感恩。偶尔想念一些动荡,怀疑自己是否也能仗剑浴血,像个英雄。偶尔想念一下唐宋,想象自己如果是块做诗人的料。偶尔想念世界某个角落,这一想,已经感动于自己即将发生的风尘仆仆与艰苦跋涉。

我对爱感恩。甚至是爱着一些失之交臂,一些颠沛流离,一些无能为力,一些泪流满面,一些病老,一些荒荒、苦难、疲倦、手忙脚乱和气喘吁吁。

我对早晨感恩。早晨每至,都会觉得自己可以去干一件大事。夜晚,这个念头照例破灭。可次日的早晨,我会对这个幼稚可怜的念头,继续信以为真。

我对地图感恩。脚没有替我走过的地方,目光已经替我走过。我没见过的地方,化成一个地名来见我。

我对文字感恩。尽管现实的我是中庸的迁就的,可是,文字却让另一个我可以是纯粹的极致的。

我对远方感恩。在异地看见故乡,总是更美的故乡。远方,增加了一种凝望故乡的视角。是远方,让故乡如此值得想念,让故乡如此美丽而忧伤。

我对夜感恩。夜的黑只是一种外敷,怕就怕,黑暗做了内服。白天,我是工作的“奴隶”,夜晚,我是自己的“王”。

我对梦感恩。梦不值一提,最快的笔,也难记下梦事一二。梦的意义在于苏醒,在于证明苏醒。忽然醒来,有时孤独,有时失落,于是变得勇敢,渐渐学会自己为自己鼓掌,自己给自己鞭策。

我对脚感恩。我的脚,或者任何人的脚,都谦卑、安静,不争不抢,清心寡欲,永远安于离心脏最远的位置。它去认识泥土,认识路,只在睡觉时,才与身体齐平。

我对笑感恩。笑是种子,在脸这片大地上永远繁殖孕育。笑纹,成为脸上的年轮。生老病死,老最慈悲,嬉笑怒骂,笑最辽阔。

我对想念感恩。偶尔想念一些动荡,怀疑自己是否也能仗剑浴血,像个英雄。偶尔想念一下唐宋,想象自己如果是块做诗人的料。偶尔想念世界某个角落,这一想,已经感动于自己即将发生的风尘仆仆与艰苦跋涉。

我对爱感恩。甚至是爱着一些失之交臂,一些颠沛流离,一些无能为力,一些泪流满面,一些病老,一些荒荒、苦难、疲倦、手忙脚乱和气喘吁吁。

我对早晨感恩。早晨每至,都会觉得自己可以去干一件大事。夜晚,这个念头照例破灭。可次日的早晨,我会对这个幼稚可怜的念头,继续信以为真。

我对地图感恩。脚没有替我走过的地方,目光已经替我走过。我没见过的地方,化成一个地名来见我。

我对文字感恩。尽管现实的我是中庸的迁就的,可是,文字却让另一个我可以是纯粹的极致的。

我对远方感恩。在异地看见故乡,总是更美的故乡。远方,增加了一种凝望故乡的视角。是远方,让故乡如此值得想念,让故乡如此美丽而忧伤。

我对夜感恩。夜的黑只是一种外敷,怕就怕,黑暗做了内服。白天,我是工作的“奴隶”,夜晚,我是自己的“王”。

我对梦感恩。梦不值一提,最快的笔,也难记下梦事一二。梦的意义在于苏醒,在于证明苏醒。忽然醒来,有时孤独,有时失落,于是变得勇敢,渐渐学会自己为自己鼓掌,自己给自己鞭策。

我对脚感恩。我的脚,或者任何人的脚,都谦卑、安静,不争不抢,清心寡欲,永远安于离心脏最远的位置。它去认识泥土,认识路,只在睡觉时,才与身体齐平。

我对笑感恩。笑是种子,在脸这片大地上永远繁殖孕育。笑纹,成为脸上的年轮。生老病死,老最慈悲,嬉笑怒骂,笑最辽阔。

我对想念感恩。偶尔想念一些动荡,怀疑自己是否也能仗剑浴血,像个英雄。偶尔想念一下唐宋,想象自己如果是块做诗人的料。偶尔想念世界某个角落,这一想,已经感动于自己即将发生的风尘仆仆与艰苦跋涉。

我对爱感恩。甚至是爱着一些失之交臂,一些颠沛流离,一些无能为力,一些泪流满面,一些病老,一些荒荒、苦难、疲倦、手忙脚乱和气喘吁吁。

我对早晨感恩。早晨每至,都会觉得自己可以去干一件大事。夜晚,这个念头照例破灭。可次日的早晨,我会对这个幼稚可怜的念头,继续信以为真。

我对地图感恩。脚没有替我走过的地方,目光已经替我走过。我没见过的地方,化成一个地名来见我。

我对文字感恩。尽管现实的我是中庸的迁就的,可是,文字却让另一个我可以是纯粹的极致的。

我对远方感恩。在异地看见故乡,总是更美的故乡。远方,增加了一种凝望故乡的视角。是远方,让故乡如此值得想念,让故乡如此美丽而忧伤。

我对夜感恩。夜的黑只是一种外敷,怕就怕,黑暗做了内服。白天,我是工作的“奴隶”,夜晚,我是自己的“王”。

我对梦感恩。梦不值一提,最快的笔,也难记下梦事一二。梦的意义在于苏醒,在于证明苏醒。忽然醒来,有时孤独,有时失落,于是变得勇敢,渐渐学会自己为自己鼓掌,自己给自己鞭策。

我对脚感恩。我的脚,或者任何人的脚,都谦卑、安静,不争不抢,清